

## 巴黎回忆

我是1929年年底从法国东南部的大学城格勒瑙布乘火车到达巴黎的。火车到达里昂车站后老同学刘先生来接我，把我送到巴黎大学文科大楼对面的小旅馆住下就开始了我的巴黎之游。

我首先参观了拉丁区的大街小巷。所谓拉丁区是因为是中世纪巴黎大学是由天主教会统治的；教师用拉丁语讲课，拉丁语是欧洲天主教会的官方语言，是各国留学生熟悉的。那时巴黎大学对学生不提供食宿，学生都住在拉丁区的小公寓内，在小饭馆内就餐。

由于学生逐渐增多，拉丁区内供学生使用的服务性设施越来越多，旧书店就是一例。商人们在塞纳河南岸的高堤码头上利用马路围墙（高约一米）来设置可开关的书柜，排列成长数百米的书街。游人在这里可以买到打折扣的新书、难得搜到的旧书以及各种各样的画片等。据说当年大文豪法朗士曾经用两个法郎买到大画家路易·大卫画拿破仑登基称帝的速写簿，这当然是个奇迹！但我却花了五个法郎（1930年约值五角钱）买到德国美术家温克曼的《古代艺术史》的英文译本（1850年伦敦出版）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

住在拉丁区的人，尤其是外国学生，没有不逛鲁森堡公园的。鲁森堡公园是巴黎名园之一。在17世纪它是皇家花园，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王后美迪齐的玛利修建了文艺复兴式的宫殿大楼，现在大楼是法国上议院。园内有规模宏伟的法国式花圃、花坛、各种形式的喷水池，以及其他娱乐和休息设备，例如网球场、木偶戏台、儿童喜爱的驴车，游客需要的金属靠椅等。由于它就在巴黎大学对面，所以经常有学生来漫步、休息、读书。它不收门票，但晚间不许游人停留在园内。

可以说鲁森堡公园也是19世纪法国雕塑作品的固定展览场所之一。吕德的《奈元帅全身铜像》，德拉夸的纪念碑就在园内。卡保和弗雷米埃的杰作《鲁森堡喷泉》（亦称《世界四大洲》）就在公园南门外天文台路上。这座铜像是用四个巨大女像（象征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托起地球仪在池中心的高台上起舞，水池周围却用八匹巨大铜马从海中跃起，气势雄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亚洲形象是用雕刻家卡保根据一个中国男青年塑造的，他的陶制原模现保存在雕刻家的家乡——瓦廊先博物院中。

学画的人不要忘记去参观公园北面的鲁森堡美术馆，它是建筑在公园的橘子林上的法国现代美术馆，收藏着1886—1937年间的绘画雕刻作品，包括法国美术学院院士和院外名家的作品多件，是研究法国现代艺术的重要资料。从1937年起法国政府在艾菲尔铁塔对面新建了规模较大的“现代艺术博物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把原鲁森堡美术馆的藏品部分收进新博物院而把一部分较旧的作品封存起来、不向群众开放，从而结束了鲁森堡美术馆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谈谈我到巴黎后学画的经过。我是先在儒连学院 Academie guLian 学习三个月然后才考进国立高等美术学校的。儒连学院是罗道夫·儒连于1868年创办的私人艺校，它是现存巴黎最古老的私人画院。它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有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历史。据

说曾在该院学习过的学生超过了4万人。许多名画家(包括龚士当 Beuiamin Constant 劳朗士 geanpane Ramens)都在这里教授生徒。阿望桥派 Pont-Aven 的一些开创人,例如莫礼士·德尼 Manillec Denic,和赛吕西埃也是在儒连学院学习时酝酿成熟的。

学院规模不大,可以说全院只有一间大教室(约600平方米)绘画素描工作室占六分之四,雕塑工作室占六分之二,但两室并不隔开,各干自己的作业互不干扰。工作室高约八米,开天窗,房屋高大,但由于用水汀和煤炉取暖,冬天并不冷。工作室内的墙壁上挂满了历代在此学习过的成名画家的作品。他们的画像和头发圈也可以找到,不但对新学生感兴趣而且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全院共有两个绘画工作室(一间小工作室在楼上)和一个雕塑工作室,因此必须有三位艺术家来教学(每人每周两个上午)。此外全院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人:院长一人,会计一人,工友一人打扫清洁,如此而已。由于它是私立学校它是全年开放的,随时可以报名入学,随时也可以退出。学费可以分期交,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或全年等。

在儒连学院画素描只能画长期作业,因为教室的人体模特儿是每周更换一次,塑班换得更慢些。因此有必要到其他私人画院去画速写。30年代巴黎有两个私人画院——高拉罗西 Colaèosi 画院和大芦棚画院——Académie Gnan de Chaumié 它们办的速写班很成功,每天去的人很多。除星期天休息外,每天下午2时至5时作业:第一小时画慢写一次(一个模特儿),第二小时画慢写两次(同一模特儿);第三小时画速写,每五分钟换一个姿式,由另外一个有经验的模特儿自己摆。该班没有教师,由班长发号施令“换”!“换”!每次参加作业收速写卷一张。速写卷可以预先买,每张四个法郎。为什么巴黎能做到的事而我们至今还做不到呢?答案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模特儿大军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而我们没有。

谈到模特儿问题使我回忆起在高等美术学校、西蒙先生工作室经常看到的一件事:每个学期开始几十个模特儿排队至美术学校各工作室(绘画四个、雕塑四个、人体素描班、版画班等等)来登记本学期作业时间的新鲜事。她们(或他们)排队走进我们的画室,轮流脱衣登上写生台请全体同学(导师从来不参加)裁决摆姿式的时间——一周或两周。令我吃惊的是大家不假思索、异口同声、呼出:“一周!”只有大家特别加以照顾的老模特儿(例如二十几年前就为大雕刻家罗丹当过模特儿的卡门女士——1933年她已经六十多岁)才发出“两周”的呼声。大家的意见非常一致,很快就解决了问题,一学期的人选都落实了,事后有必要调整的话,就由班长负责。

(发表于《江苏省美术馆年鉴》,1985年)